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瓌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古今說海總目

雜家類六
雜編之屬

說選部

小錄家三卷

北征錄

北征後錄

北征記

偏記家十七卷

平夏錄

江南別錄

三楚新錄

三卷

溪蠻叢笑

北邊備對

桂海虞衡志

真臘風土記

北戶錄

西使記

北轅錄

滇載記

星槎勝覽

四卷

說淵部

別傳家六十四卷

靈應傳

洛神傳

夢遊錄

吳保安傳

崑崙奴傳

鄭德璘傳

李章武傳

韋自東傳

趙合傳

杜子春傳

裴由先別傳

震澤龍女傳

袁氏傳

少室仙妹傳

李林甫外傳

遼陽海神傳

虬蜉傳

甘棠靈會錄

顏濬傳

張無頗傳

板橋記

鄴侯外傳

洛京獵記

玉壺記

姚生傳

唐暉手傳

獨孤穆傳

王恭伯傳

中山狼傳

崔焯傳

陸顯傳

潤玉傳

李衛公別傳

齊推女傳

魚服記

聶隱娘傳

袁天綱外傳

曾季衡傳

蔣子文傳

張遵言傳

侯元傳

同昌公主外傳

睦仁蒨傳

韋鮑二生傳

張令傳

李清傳

薛昭傳

王賈傳

烏將軍記

竇玉傳

柳參軍傳

人虎傳

馬自然傳

寶應錄

白蛇記

巴西侯傳

柳歸舜傳

求心錄

知命錄

山莊夜怪錄

五真記

小金傳

林靈素傳

海陵三仙傳

說畧部

雜記家三十二卷

默記

宣政雜錄

靖康朝野僉言

朝野遺紀

墨客揮犀

續墨客揮犀

聞見雜錄

山房隨筆

諧史

昨夢錄

三朝野史

鐵圍山叢談

孔氏雜說

瀟湘錄

三水小牘

談藪

清尊錄

睽車志

話腴

朝野僉載

古杭雜記

蒙齋筆談

文昌雜錄

就日錄

碧湖雜記

錢氏私誌

遂昌山樵雜錄

高齋漫錄

桐陰舊話

霏雪錄

東園友聞

拊掌錄

說纂部

逸事家六卷

漢武故事

艮嶽記

青溪冠軌

煬帝海山記

煬帝迷樓記

煬帝開河記

散錄家六卷

江行雜錄

行營雜錄

避暑漫抄

養痾漫筆

虛谷閒抄

蓼花洲閒錄

雜纂家十一卷

樂府雜錄

教坊記

北里志

青樓集

雜纂

三卷

損齋備忘錄

復辟錄

靖難功臣錄

備遺錄

臣等謹案古今說海一百三十九卷明陸楫編輯字思豫上海人贈禮部侍郎深之子也是編輯錄前代至明小說分四部七家一曰說選載小錄偏記二家二曰說淵載別傳家三曰說畧載稗記家四曰說纂載逸事散錄稗纂三家所采凡一百三十二種每種各自為帙而畧有刪節割裂古書分隸門目始魏

繆襲皇象之皇覽其存於今者修文殿御覽
以下皆其例也袁聚諸家摘存精要而仍不
亂其舊第者則始梁庾仲容之子鈔其存於
今者唐馬總意林以下皆其例也揖是書作
於嘉靖甲辰所載諸書雖不及曾慥類說多
為今人所未見亦不及陶宗儀說郛摺拾繁
富鉅細兼包而每書皆削其浮文尚存始末
則視二書為詳贍參互比較各有所長其蒐

羅之力均之不可沒焉乾隆四十四年二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

明陸楫編

說選一小錄

北征錄

明金幼孜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上親征漠北是日駕出德勝門
幼孜與光天胡公由安定門出兵甲車馬旌旗之盛耀
于川陸風清日和埃塵不興鏡鼓之聲勻震山谷晚次

清河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融泥深馬行甚滑晚次
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寒發沙河午次龍虎臺十三
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關下人馬輳集僅容駕過如
是者凡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須臾大雪少
頃雪霽天宇澄淨雲霞五綵爛然照耀山谷西南諸山
無雲巖壑積雪如銀臺玉闕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
峯頂四顧皆竒觀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某等西
立觀山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

其髣髴也十四日早發永安甸大風甚寒且行且獵幼
孜觀騎逐兔不覺上馬過前上笑呼幼孜三人曰到此
看山又是一種竒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巖萬壑聳列霄
漢瓊瑤璀璨光輝奪目真竒觀也午後次懷來十五日
早發懷來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
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駕
幸上都於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以為唐太宗征高
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上指示幼孜三人曰此即

雞鳴山昔順帝北去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汝等
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下
有故永寧寺基有歐陽玄所撰碑尚存其西北崩處土
石猶新其下即渾河流出盧溝橋有石柱數十比列於
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為魯般造橋未成而廢但無
紀載可考竊以為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路甚窄僅可
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
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

坳兒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陡絕
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坼裂可畏車行馬
驟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上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
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上下馬少坐
于山岡之上賜酒斝午次泥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宣
府上閱武營內夜雨十九日微雨駐蹕宣府閱武營內
二十日駐蹕宣府二十一日發宣府晚至宣平召幼孜
等謂曰今滅此殘寇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

東則邊境可永無事矣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冰未解水從下流人馬從水上度間有缺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栗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粟

然入關兩峽石壁崎峭如削時車馬輳集折關垣以度
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時踣間度澗積雪未
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霑雪凝凍滑
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
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峯曰至此者山則盡在下矣時風
沙眯目小石擊面而為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關
門為車所塞從土隄而下地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
城北下營既而上名獨光大往上曰足寒時不要即附

火只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
曰適同至僕者未到在彼控馬二十六日駐蹕興和上
祭所過名山大川上駐馬於營前召幼孜等謂曰汝觀
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入平也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
又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為塹因壑為池
守此誰能輕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聖諭二十七日駐
蹕興和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上曰爾等今日始知
朔方風氣忽天陰上曰雪且至命亟回至營門雪下已

而大風復晴二十八日風寒駐蹕興和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獵者得黃羊至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語於帳殿前至二鼓乃退三月一日晚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庶明日有精神歸帳房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駐蹕興和賜食黃羊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駕鵝鴻鴈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坐者行者警欬者白者

如雪黑者如墨或馳騎逐之即飛起人去旋下翩躚迴翔於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岡午次鳴鑿戍上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巴延山其西北有小巴延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即元之中都此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少頃上復謂曰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若倦時少睡半餉即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幼孜等叩

頭退初八日駐蹕鳴鑿戍夜上坐帳殿前望北斗召幼
孜等觀北辰正值頭上語至二鼓乃出初九日駐蹕鳴
鑿戍上大閱武誓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
甚盛旗幟鮮明戈戟森列鐵騎騰蹕鉦鼓震動上曰此
陣孰敢嬰鋒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
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上悅大飲將士午
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十日
早發鳴鑿戍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

鹿蛻角于地長數尺許槎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盡
東北有山頗高於諸山上曰此即大巴延山西北有山
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上曰此即小巴延山
望之若高少馬至其下則又卑矣由是地平曠沙中多
穴上指示曰此鼯鼠穴也馬行其上為所陷漸近一山
下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
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上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
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上召幼孜與光

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汝輩詳觀之比來每物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鹺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巴延山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北時少水軍士多不食者夜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

炊飯皆足十一日駐蹕凌霄峰北上召幼孜三人曰雖
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天晴十三日午
復下雪夜漏下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
灑浙毛髮栗然久乃出十六日五鼓駕發由東路幼孜
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
峭馬路迷入窠馳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
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闐無一人但見鹿蛻
角滿地間見人居址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

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西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帥過見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問駐蹕處亦不知軍帥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十餘里過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巖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為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

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栢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圃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久俟報馬不至日已暮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相與盤旋於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下山麓東

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潺而流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即按馬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掖軍馬言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午至錦水磧見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休

息出遇方尚書曰昨日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
遣傳令者三十輩來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
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一介書生荷蒙聖上眷顧頃刻
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為報十八日駐蹕錦水磧上念
幼孜無馬鞍命中官傳旨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
帳房下遂詣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
里道邊有古城上指示曰此達嚕城也朕嘗獵于此又
行十餘里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午次環瓊圃自

此皆沙陀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烏鶻二十日次鴉綠川水多鹹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下咽日暮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和卓因兩河相交故名水齧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一日駐蹕鴉綠川二十二日次金剛阜日暮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地生沙蔥皮赤氣辛臭有沙蘆葍根白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

亦作蘆葍氣二十四日夜甚寒上召草勅硯水成冰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騎士云此云鴛鴦海子疑即鴛鴦灤也地志云鴛鴦灤在宣府北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名語至三鼓乃出二十六日發小甘泉上名語塞外山川上曰遼東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產虎豹亦白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朕嘗問彼處人

故知之行十餘里上召令馬上草勅幼孜三人按轡徐
行執筆書草成上已行三里餘飛鞚至上前視草觀畢
令騰真下馬坐地於膝上書之午次大甘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
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
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即詩所
謂躍躍兔兔者也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
即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於大甘泉北十里屯

駐二十九日午次清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
皆采食三十日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子
與光大往觀至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初二
日進神應泉銘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陀漸少時
大風寒予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側常以手執帽上
顧而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此處少水由清
水源載水至此晨炊初六日早發屯雲谷霜氣甚寒皆
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上名曰幽風云一之日威發

二之日栗烈今已秀萼之時而氣尚栗烈人皆衣狐裘
未經此者與之言自是不信光大對曰誠所謂井蛙不
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臣若不涉此亦不深信上
笑曰爾等誠南士也午次玉雪岡見上于帳殿上見光
大衣狐裘暖帽笑曰今為冷學士矣初七日發玉雪岡
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甚平曠遠見一山甚長一峰獨
高秀拔如拱揖上指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
鄂博者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

牧騎少登此若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為其所窺矣午
次玄石坡見山桃花數叢盛開草莽中忽覩此亦甚奇
持上登山頂製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并
書玄石坡立馬峰六大字刻于石時無大筆用小羊毫
筆鈎上石勒成甚壯偉可觀晚有泉躍出于地如神應
泉足飲人馬名曰天錫泉上命幼孜三人及尚書方賓
侍郎金純往觀至見人馬填滿泉水上溢出旋復壅塞
初八日次鳴轍鎮初九日早發鳴轍鎮是程若遠然地

甚平曠午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可飲新掘井皆鹹
苦午後忽微雨風作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暄熱人皆
疲矣過數里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礪砢層疊東南諸
山皆土晚至歸化甸上與諸騎將前行眺望有泉出于
地遂名曰靈秀泉適中官以玄石坡字來進觀畢命司
禮監藏于篋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鼠
穴馬行其上輒踏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玳
瑁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為玩

午至楊林戍地亦有美石但不如前所見者之佳晚有
泉出於營之西南遂命名曰神貺泉十六日午次禽敵
山營東北山頂有巨石上命光大往書靈濟泉大字
十七日次香泉戍十八日早發香泉戍行沙陀中多山
桃花滿地爛熳又有榆林藪生不甚高有鳥巢甚完固
舉手可探之皆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
基問人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屯糧於此過川入山有
泉流馬皆不飲泥臭故也西南山峰甚秀上欲刻石令

方賓與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觀無佳石得一石略平可書正書忽風雨作遂下山至營復命上面營前高峰而坐上曰人恒言此山有靈異適登此忽雲陰四合風冷然而至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峰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鎮上登靈顯翠秀峰令幼孜四人從晚次高平陸無水於廣武鎮載水至此晚炊二十日次懷遠塞二十一日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神獻泉上令光大書捷勝岡三大字于石山多雲母石并書雲石山三

字刻于石二十二日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見荒山野草上曰四望無際莫知其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泠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泠泊晚至雙秀峰是程無水自清泠泊載水炊飯適天陰風寒下雨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峰踰時至威朔鎮泉曰永清二十五日午後發威朔鎮晚至紫霞峰二十六日至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衛拉特回上召幼孜三人隨駕同行聽其言衛拉特事夜命寫勅無卓以氈覆

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次古梵場二十
八日早發古梵場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峰巒聳
拔蒼翠竒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峰高起上多白石
元氏諸王葬其下晚至長清塞有泉水甚清賜名曰玉
華泉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
斗笑語甚久方退三十日至順安鎮上立帳殿前指營
外諸山曰此塞外諸山之入畫者遂令畫工圖之晚下
雨五月初一日早微雨發順安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

上名指示前山曰此即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青氣接地望之如青山白雲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幼孜以為信然上笑曰此氣也非真山若誠為山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一岡遙見臚胸河又過一岡上攬轡登其頂四望始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馬久之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傍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頃有以來進者駐營河上地名曰

平漠鎮初二日駐蹕平漠鎮賜食御庖鮮魚初三日發
平漠鎮由此順臚胸河東行午至祥雲巘上立帳殿前
名語片時乃退初四日晨發祥雲巘午次蒼山峽哨馬
營已值敵騎四五人得箭一枝馬四足來進初五日發
蒼山峽午次雲臺戍地多野韭沙蔥人多采食又有金
雀花花似決明莖似枸杞有刺葉小圓而末銳人采取
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黃花菜花大如筒蒿葉大如指長
數尺人亦采食初六日次錦屏山初七日次玉華峰初

八日發玉華峰都指揮庫爾台獲生口一人至知敵在烏古勒扎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初九日上以輕騎逐敵人各齎糧二十日其餘軍士令清遠侯帥領駐劄河上扈從文臣止令尚書方賓及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留營中初十日早雨駕將發余同光大詣帳殿見上請隨駕同往上曰爾不能戰陣往亦無益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有不及或為爾累爾留此豈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激食後送光大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別殊覺愴

然是日哨馬營獲寇卒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清
遠侯復遣人護送馳詣上所蓋欲以為鄉導也十五日
早食後出城東回至清遠侯帳下坐移時得上追逐敵
兵動靜十六日食後同張侍郎袁中書出城外登一小
山四望天宇空闊情懷甚適十九日食後聞捷音將至
甚喜清遠侯來邀作午飯仍食鮮魚二十一日早飯出
城外候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喜且戚時駕從
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至營中見上與語良久命寫

平寇詔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先回上以騎兵追逐
餘寇東行步行者俱不得從是日發平寇詔及書勅諭
數道甚忙迫午後起營二十三日午大雨午後雨止發
威遠戍晚至廣安鎮二十四日發廣安鎮由此循飲馬
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大雨平地水流暮雨止二十
五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清鎮二十六日午後
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是程無水載水
為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至河午食後渡河河水

稍深據鞍不能渡幼孜三人俱脫衣乘散馬以渡水沒
馬及腰以上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
清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渡晚至平山甸
上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津河之由嘆曰朕渡河時
已命筏上渡汝何不由彼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
無與臣言者故不由彼渡上笑曰今日方為艱難汝得
無懼乎因渡水得一木板上有字就以進上命譯史讀
之乃祈雨之言也北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蓋敵

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次盤流戍六月初一日次凝翠
岡初二日發凝翠岡午經闊灤海子上令幼孜三人往
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
者無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
下之物莫平於水嘗經江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
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鄂嫩臚胸凡七河注其中故大
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次雄武鎮上

名余同勉仁往光大者馬及退漏下已三鼓矣初四日發雄武鎮晚次清河原初五日次澄清河初六日發澄清河數里渡河穿入柳林中柳蒙密不可行下皆汙泥行五六十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次青楊戍初七日發青楊戍凡四渡河河水甚急午次克勒特凱鄂拉華言半箇山甚峻拔遠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狹山攢簇多松林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孰謂塞外有此奇觀也晚次蒼松峽隔岸

坡陀間樹林翳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深數尺而草梢俱為物所食是日獲居民二人因問之知敵騎曾經此過一宿草為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渡泥河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渡黑松林蒼翠可愛遂下馬少憩復行十數里下營飼馬日沒復啓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落路難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辨幼孜三人從寶纛須臾莫知其處但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半山間逾時

復上馬下至平川路多泥淖且陷益難行而鄉道亦感
遂止次飛雲壑初九日發飛雲壑行二十餘里凡渡數
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已見敵列陣以待上飭諸將嚴
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幼孜三人下馬被甲復
上馬隨陣後渡一大山見敵出沒山谷中少頃遣人來
偽降先是上度敵必偽乞降預書招降勅以待至是使
果來上在陣前召取勅幼孜遂馳馬至前以勅進上曰
彼詐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勅付來者去又行數十里

駐兵於山谷中忽見陣動亟上馬前行俄聞砲聲左哨已與敵遇敵選鋒以當我中軍上麾宿衛即摧敗之敵勢披靡追奔數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纛前進上已駐兵于靜樂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主上已久下營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初十日早發靜樂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渴甚以衣於草間且行且拽漬露水扭出飲之行數十里始得水晚次駐蹕峰十一日上先將精騎窮

追潰散者令予三人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玉冀忠所領馬步後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敵棄輜重晚次長秀川而輜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敵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次廣漠戍歸大營上逐寇於山谷間復大敗之久方回營幼孜三人見于帳殿上語破敵之故復加慰勞幼孜三人叩頭謝十四日發廣漠戍行數里渡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敵尚出沒來窺我後上按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

于後以誘之敵見競奔而前銃響伏發敵蒼黃渡河我
騎乘之生禽數人餘皆死由是遂絕晚次蔚藍山十五
日次寧武鎮十六日次紫雲谷十七日次玉潤山十八
日次紫微岡十九日次青陽嶺二十日次清華原二十
一日次淳化鎮二十二日早發淳化鎮渡河深及馬鞍
既渡以為無水矣而入一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
交復渡兩河泥陷及馬腹馬行泥潦中幾陷晚次秀水
溪二十三日發秀水溪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

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迴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渡登
高下低馬力疲倦逾數固至營晚次峽中二十四日次
錦雲峰二十五日次永寧戍二十六日次長樂鎮二十
七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嘍嚙拂之
不去晚次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間上登山遙望指
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營之西南曼陀羅山下有
寺基元公主造寺出家于此國初廢二十八日次金沙
苑二十九日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邊多榆柳沙陀高

低樹青沙白甚可觀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
數十里有大海子水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為橋以渡晚
次玻瓈谷三十日次威信戍七月初一日次武平鎮初
二日次開平營于鄂爾多華言宮殿也元時宮殿故址
猶存荒臺斷礎零落荒煙野草間可為一慨初四日次
環州上召賜瓜果初五日次李陵臺今名威遠驛連渡
數河水深及馬鞍晚次寧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經元
西涼亭故址四面石墻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栢

兩行仍在但蕭條寂寞觀久悵然而出晚次盤谷鎮初
八日發盤谷鎮入山峽中路甚險兩山相夾如行夾城
中上曰此山險阨若是雖有敵騎千羣豈能至此縱至
此斷其歸路鮮有能出者晚次獨石初九日次龍門龍
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山水泛
時此處最險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能度者崖石懸處
甚平光大曰此處好鐫磨崖碑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
相合也初十日次燕然關十一日次長安嶺至此方出

險十二日次鎮安驛十三日次懷來十四日次永安甸
名賜瓜果十五日度居庸關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
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晚次龍虎臺十六日次
清河十七日駕入北京

古今說海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二

明 陸楫 編

說選二小錄二

北征後錄

明金幼孜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上躬帥六師往征衛拉特
特答爾巴瑪哈穆特太平巴圖博囉等馬步官軍凡五十餘
萬予與學士胡公光大庶子楊公勉仁偕扈從是日辰

時啓行由安定門出午至清河下營晚微雨夜復驟雨
五更雨止十八日晨發清河午至沙河命光祿寺賜酒
饌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途間雨止午次龍虎臺午後
復雨二十日晨發龍虎臺度居庸關午後至隆慶州下
營二十一日至榆林雨午後至懷來下營雨不止二十
二日早雨止發懷來午次沙城晚晴二十三日午次雞
鳴山大風二十四日午次泥河二十五日次宣府大風
雨下即止是日穀雨二十七日晨發宣府午次宣平大

風二十八日次德勝口晚發風下雪二十九日度野狐
嶺風寒午後次興和三十日風寒四月初五日移營於
興和北十里沙城初六日大閱軍士初十日次紅橋是
日立夏十一日次凌霄峰即烏楚肯巴延雨連宵不止
甚寒十二日早雨食後發凌霄峰午後次大石鎮無水
暗宿十三日早微雨午前次五雲關即哈喇罕有水十
四日霜寒次高平阜即呼雅克薩里圖十六日次塔嚕城
十七日次龍沙甸即阿拉克諾爾午後雨十八日次錦雲

磧大風雨雪晚復晴十九日次小甘泉二十日次大甘泉二十一日次清水源即瑪特瑪二十四日午發清水源晚次屯雲谷無水自清水源載水至作晚飡二十五日次玉雪岡是日小滿二十六日發玉雪岡晚次玄石坡大風二十七日次鳴轂鎮二十八日發鳴轂鎮晚次清風壑無水大風二十九日早寒午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酉早寒午次楊林戍初二日次禽敵山初七日大風寒晨發禽敵山晚次香泉戍初八日風寒巳時發

香泉戌午後次廣武鎮即哈喇莽賚夜雨初九日大雷
雨下雹如雪積地二三寸初十日次懷遠塞十一日次
玉帶川即差圖是日芒種十二日次富平鎮即烏爾圖
十三日次翠幕甸無水暗宿十四日次長山峽少水十
五日次至喜川十七日次環秀岡十八日午發環秀岡
暮次野馬泉暗宿十九日次蒙山海二十日午發蒙山
海晚次威武鎮二十一日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泊
二十三日午次飲馬河微雨晚晴二十六日夏至二十

七日移營於飲馬河北十里凡五渡河至營暮大雷雨
二十八日次飲馬河二十九日早食後復自飲馬河北
仍五渡河午前次飲馬河西三峯山六月初一日壬寅
次飲馬河清流港初二日早微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
行二十五里復晴下營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無水
暗宿初三日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
水下營作午炊食後再行晚次雙泉海即薩里奇爾元
太祖發迹之所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

川環繞中闊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
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圖拉河
敵人常出入之處也初四日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哨
馬來報哨見寇兵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午發
雙泉海暮至西北三峽口即抗哈爾該無水是日前哨
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寇兵數百人宵遁初六日次蒼
崖峽初七日次濟蘭呼實衮敵首達勒巴同瑪哈穆特太
平巴圖博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山

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上躬擐甲冑帥官
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
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
西鼓譟而進寇且戰且却將暮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
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復奮
勇向前力戰無不一以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無算皆號
痛而往宵遁至圖拉河上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初九
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雨下風寒初十日班師午次迴

流旬晚微雨風寒十一日晨發迴流旬午出三峽口餘
寇復聚峽口山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海子諸軍乃以火
銃先擊據海子者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恐
火銃再至亦遁去晚次雙泉海十二日次平山鎮十三
日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十四日次飲馬河平川
洲十五日次飲馬河青楊灣十六日次飲馬河三峯山
十七日渡飲馬河西北三峯山東南下營阿嚕台遣頭
目數十人詣軍門謁見上皆賜以衣服絹帛米糧復勞

之酒肉遣回十九日移營於飲馬河北舊下營處二十
日午後渡飲馬河凡三渡水循河行數里下營二十一
日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三日次青山
峽微雨無水暗宿二十四日晚次蒙山海二十五日午
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即止暮次野馬泉二十六日次
環秀岡二十七日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八
日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次翠幕甸三十日次
富平鎮七月初一日次玉帶川大風微雨初二日大風

初三日次懷遠塞初四日次廣武鎮過二十里下營午
後大風微雨初五日晨發廣武鎮午前過香泉戍午後
次禽敵山寫平寇詔其晚就遣都指揮李瑛同中官齎
回北京初六日次楊林戍晚下雨初七日次歸化甸晚
微雨復晴初八日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晚次清風
壑初九日次鳴轍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石坡初十日
次屯雲谷十一日次清水源十二日次小甘泉十三日
次錦雲磧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具日立秋十四日次龍

沙甸下雨十五日次塔魯城微雨晚晴十六日過高平
阜下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晨
發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峯上召賜食燒羊燒
酒十八日次紅橋十九日次興和二十一日晨發興和
度野狐嶺過德勝口午後次萬全大風雨二十二日午
次宣府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次泥河下雨二十
四日次雞鳴山途中微雨晚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
二十五日午次土木二十六日次懷來二十七日次永

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處暑晨發永安甸度居庸關午
後次新店大雨晚奉旨同光大勉仁先回八月初一日
早文武百官迎駕由安定門入上升殿羣臣上平寇表
稱賀而退



古今說海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三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璲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三

明 陸楫 編

說選三 小錄三

北征記 明楊榮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大同開平守將竝奏阿魯
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
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鋒

自劾上可其奏至是勅緣邊諸將整兵以俟丙戌勅山
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
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以三
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利不如今者誅三月丁
丑朔大閱命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
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
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
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

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為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上諭諸將曰為君奉天愛人為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逆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為讐侵擾邊疆毒虐黎庶違天負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搗其巢穴焚其積聚寇之微命危如絲髮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冀萬一其能

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
蓋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誠能奮勇成功高爵
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汝其懋哉
四月戊申以親征阿魯台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
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己酉車駕發北京次唐家
嶺癸丑次龍虎臺遣太常寺臣祭告居庸山川乙卯度
居庸關次岔道丙辰次懷來丁巳次土木陞陝西行都
司指揮劉廣為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仍掌陝西行都

司事戊午勅各城堡嚴哨瞭謹守備己未次長安嶺享
諸將壬戌萬壽聖節禮部尚書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
却不受遂發長安嶺次赤城癸亥次雲州乙丑次雲門
丁卯次獨石庚午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巴爾
圖等獲諜者言寇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
大雪丈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
塔爾納穆爾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諜者慮聞之不實
耳上曰然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

巴爾圖為都指揮僉事餘皆陞一等各賜白金有差辛未次西涼亭甲戌次開安五月乙亥朔次威遠鎮丁丑次環州戊寅次雙塔己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至而霑濕者時其地尚寒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為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甲申召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

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對曰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災崐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朕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勅遣中官畢力克及所獲寇卒齋往諭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來歸朕所以待之者皆爾等所知天地鬼神實監臨之此何負彼而比年以來寇致我邊鄙虔劉我烝黎累累不厭其自取之禍也朕間者雖以天人之怒再帥六師

往行天討當是時如狗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彼之危
猶洪鑪片雪豈復有餘命哉朕體上帝好生之仁惟剪
其枝葉毀其藏聚驅出曠遠之地豈徒全其餘息亦猶
冀其或改而自新也廼獸心弗悛日增月益比吾邊氓
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為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
阿嚕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承順天
道輸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賚仍授官職聽擇
善地安生樂業朕之斯言上通天地母懷二三以貽後

悔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叢塚
瘞之上親為文祭馬丁亥次武平鎮戊子召諸將諭曰
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謂止
殺非行殺也朕為天下主六合之內皆朕赤子豈間彼
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
以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
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己丑次威信戌辛卯次通川甸壬辰次長樂鎮文淵閣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曰漢高祖過迫人慮迫於人
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
有志者事竟成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癸巳次香
泉泊甲午次環翠岡乙未次永寧戍丙申次清平鎮即
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後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
軍所恃為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
以屈袁紹者先焚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
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迎之丁酉宴隨征文武大臣

命內侍歌太祖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
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
朕嗣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
杯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
首對曰敢不欽遵聖諭戊戌次威遠州己亥宴文武大
臣上曰朕仰循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
政恤民為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勗遂命內
侍歌之羣臣俯首聽畢叩頭言皇上深思遠慮前古

帝王之所不及上悅悉霑醉而罷庚子次陽和谷辛丑
次雙泉海壬寅次覽秀川癸卯次錦繡岡六月甲辰朔
次祥雲屯乙巳次錦霞磧丙午次翠玉峯勅寧陽侯陳
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
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興師遠出而未悉賊
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命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
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朕佇俟焉丁未次鳴
玉關戊申次清漢州己酉次和鸞谷庚戌次紫駝岡辛

亥次清泉泊壬子次通流澗癸丑次金沙濼寧陽侯陳
懋等得寇馬九疋來進上曰醜衆多詐安知非以是誘
我也勅懋等益加防慎不可怠忽甲寅次秀水河乙卯
次玉壘峯丙辰次寶屏山諭諸將曰今既深入敵地尤
須謹備嚴哨瞭肅部伍明約束晝夜毋怠孔子行軍必
臨事而懼孫吳兵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必敬
慎如此庶幾萬全丁巳次凌雲峯戊午次玉沙泉上以
塔蘭納穆爾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士皆

踴躍思奮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己未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再進且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庚申次天馬峯上以大軍繼進行數十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塔蘭納穆爾河彌望惟荒塵野草寇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

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
以俟壬戌發河上次蒼石岡英國公張輔等相繼引兵
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迴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
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
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印山咸無所遇以糧盡
故還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
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塞外早寒一
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

思之甲子次翠雲屯召英國公張輔等諭曰昨日之言
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邊裔之道驅之而已不窮
追也且今餘孽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
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夫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
定矣具旋師於是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
則舍之今塞北萬里無寇跡雖有數輩偷生窮漠陛下
天地大德寧當盡殺之耶上悅遂命班師乙丑召諸將
議分兵兩路南歸於是上率騎士東行命武安侯鄭亨

等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丙寅次蒼玉澗諭諸將曰今
大軍南還將士既未嘗見敵必有怠心寇蹤詭秘不
可輕忽須嚴兵殿後仍戒飭軍中晝夜警備常如寇至
丁卯次清流峽戊辰次富平川乙巳次長清戊庚午次
懷柔甸壬申發懷柔甸次寧遠鎮七月甲戌朔乙亥次
迴流灣丙子次清河鎮丁丑次峭石川戊寅次羣玉峯
己卯次雙清島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

過此也辛巳次豐潤屯壬午次長林壑癸未次廣平川
甲申次遠安鎮乙酉次通津戌其地平廣多糜子軍士
有馳騎犯之者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
是者必安業於此不為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
懼而逃今縱騎犯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
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丙戌次盤古鎮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內
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頷之

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
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
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之付託上喜顧太監馬
雲賜榮幼孜羊酒而退戊子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部
尚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戌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庚寅
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
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上崩內臣馬

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
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輦所至
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靈輿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少
監海壽奉遺命馳計皇太子癸巳次連雲磧甲午次黑
河戌乙未次宣威鎮丙申次廣漠川丁酉次青楊峽戊
戌次聞喜岡己亥次白沙河庚子次香泉泊辛丑次通
川甸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八
月癸卯朔靈輿度開平次雙塔甲辰次威遠城乙巳次

西涼亭丙午次隰寧丁未次雲州戊申次赤城己酉次
鵬鶚皇太孫奉皇太子命至自北京哭迎軍中始發喪
六軍號痛聲徹天地庚戌次懷來辛亥入居庸關文武
百官縗服軍民耆老僧道人等皆素服哭迎壬子及郊
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智殿加斂
奉納梓宮

古今説海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四

明 陸楫 編

說選四 偏記一

平夏錄 明黃標

元政不綱羣雄鼎沸蓋天命聖人必先以驅除云爾蜀

有明氏

一曰諱玉珍

玉珍

隨州玉沙村人也家世務

農玉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間有訟皆往質焉至正

辛卯歲汝潁兵起玉珍乃團結里中人屯于青山衆推

為屯長

一曰為巡司弓兵牌子頭隨倪璽子為盜璽子即文俊也

明年壬辰徐壽輝

亦起於蘄黃癸巳冬十一月壽輝僭大號都漢陽遣使

招玉珍玉珍歸漢陽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

瑪爾圖連戰湖中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為旻眼子沔陽連

歲饑乙未春

一曰夏

玉珍將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時

夷陵皆屬漢參政姜珏守之玉珍至巫峽留糧皆滿丙

申冬辰州人楊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

西寨時行省右丞相旺札勒圖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月漢以兵屯江北旺札勒圖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麾下懼且怒乃虜船下流適遇玉珍於巫峽訴其事且言重慶一城竝有左丞相哈瑪爾圖右丞相旺札勒圖兩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猶豫未決萬戶戴壽等曰烏困投林人困投人且公在沔陽為民也遠來覓糧亦為民也若分船為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為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珍從之道

路俄見斗船遠邇駭然旺扎勒圖夜遁果州生獲哈瑪爾
圖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侵掠城中安堵如故四外降
者絡繹不絕乃獻哈瑪爾圖於漢陽是歲秋壽輝以玉珍
為隴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旺扎勒圖來自果州屯嘉定
之大佛寺一名規復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禦敵明二
者黃坡人也智勇過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稱為明
二一曰後復姓名曰萬勝明二攻嘉定夜遣軍人陳夜
三奴眼綠城劫烏牛山城破惟大佛未下相持越半載玉珍

親率兵繼之旬日內潰入之趙資者行省參政也與旺
扎勒圖平章隆和岱同守嘉定明二陷嘉定時旺扎勒圖隆
和岱先遁惟資守大佛明二執資妻子于江岸以招資資
嘻曰痴婦不知何為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隆和
岱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妻復欲射其
子為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者會于
龍州謀興復為遊兵執至重慶玉珍欲用之館之治平
寺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爾玉珍猶欲

生之時傳趙參政兵將至三人者同斬于市

即大十
字街蜀

人亦謂之三忠玉珍乃以禮葬之初玉珍攻旺扎勒圖時
道出瀘州暮宿于河下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劉楨者
字維周官為大名路經歷前元進士也能文章政事避
青巾李喜亂入居深山盍往見焉玉珍曰可與俱來澤
民曰此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明日遂往見之相與講論
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邀至舟與議國事即舟中拜
為理問官己亥遣使貢於漢陽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

康明年庚子春友諒弒壽輝自立玉珍曰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朝為臣子今弒逆予當討之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與通為壽輝立廟城南衆推玉珍為隴蜀王辛丑夏四月以劉禎為參謀朝夕侍講禎屏人從容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劔門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民物凋耗明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則天命可知且陳友諒弒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恐軍士俱四方之人或思其

鄉土而去明公孰與守取乎弗聽明日禎又言玉珍乃

咨謀於衆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慶

綱目書
三月明

玉珍破雲南夏五月
自稱隴蜀王

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

即以戴壽為冢宰萬勝為司馬張文炳為司空向大

亨莫仁壽為司寇吳友仁鄒興為司徒劉禎為宗伯置

翰林院以牟圖南為承旨史天章為學士立妻彭氏為

皇后子昇為皇太子朝夕受學內設國子監教公卿子

弟外設提舉司教授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太守縣曰縣

令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夏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秋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八人及第餘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社之祭冬命司馬萬勝領兵攻拉達堪布延達實平章走之天統二年癸卯春命司馬萬勝攻雲南由界首入司寇鄒興由建昌入指揮芝麻李由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以一當十二月八日抵雲南梁王博囉一名巴圖及雲南行省廉訪司官先二日走屯兵金山一曰皆走楚威鄒李不至遣使四出告諭招安降者日至

即遣侍中楊源表聞獲其象以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
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服之邦大軍既發于三巴
踰月遂平乎六詔窮祗交賀遠邇同歡恭惟皇帝陛下
勇智如湯文明協舜恭行天罰遂乎多方禮順人
情即進登乎五位泰茲南詔鄰比西戎藩公挾便宜行
事之文專任儉人恣其饕餮守宰無恒心愛民之意肆
為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庭出師討罪初臨烏撒蠻酋
納款以供輸繼次馬隆敵衆望風而奔潰遂由驛路踏

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不染
萬室皆安勝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勛之集斷非
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忠力深
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葛誕敷文命帝德齊美於有虞
此鄒興所撰也夏四月梁王下王傅官大都領兵回哨
援之勝敗於關灘時招安元帥姬安禮被執至行邸問
兵多寡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于大理是役也勝以孤
軍不可深入士多戰傷乃留建水元帥府聶千戶守之

遂引還重慶天統三年甲辰司馬萬勝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克而還命司寇鄒興攻巴州克之留兵鎮守是年更立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為左丞相萬勝為右丞相向大亨張文炳為都察院鄒興為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關俱為平章竇英姜珏為參政鎮播州夷陵荆玉商希孟俱為宣慰鎮永寧黔南天統四年乙巳萬勝取興元時有劉諶者江西人為仁壽教官文章清古能作成後進玉珍入蜀棄官隱居瀘州子

弟多從之游玉珍屢徵不就卒弟子葬之小市廂是年冬我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為唇齒協心同力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參政江儼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玉珍卒年三十六昇襲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為皇太后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楨代為丞相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

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
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昇遣使來貢太祖命侍御史
蔡哲報聘因挾一畫史同往潛圖其山川險易己酉大
明洪武二年也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亦遣使來貢
使還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
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
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
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

者還姑以此復是年冬十月太祖遣湖廣行省平章楊
璟招諭昇璟至蜀諭昇禍福使同入覲昇牽於羣議不
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其畧曰足下以幼沖之資襲先
人之業不咨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為瞿塘劍閣之險
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
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
財用不足取之南蠻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
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

欲以陡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我聖上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璟而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至矣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山嶽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圖在

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洪武三年庚戌夏四月大將
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
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龍
鎮守七月吳友仁寇興元興旺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
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
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遣使問道走寶雞取援兵
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急攻興旺嬰城拒守發礮擣石
敵兵多死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

令傅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
皆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
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又
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丁亥上親祀
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
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暨
滎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
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為

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諭和等肅部伍嚴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為戒戊子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閏三月楊璟兵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天張益兵為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

拒我師環等攻之弗克是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陞辭上密語之曰蜀間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來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

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真等復集衆拒險都督同知江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五月己未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餘艘己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

人間王師至命戴壽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壽乃留鄒興飛天張守瞿城而自與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亨悉兵戰于成都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令諸將曰彼遠來聞何大亨敗衆已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

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遁還保寧丙戌上聞湯和等駐兵大漢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失事賜璽書促之廖永忠聞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于江乃自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陳前軍既接後軍為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數百舁小

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以濟饑渴衣青
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
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
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
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齊
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
之鄒興中火箭死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蔣達等八十
餘人斬首千餘溺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

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傅友德進兵成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降是日永忠舟師抵重慶次銅鑼峽昇等大懼或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今勢成破竹兵民皆已膽落豈能效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永忠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昇面

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詣軍門降和受璧永
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
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
等並降表于京師表畧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
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丕冒四海同歡欽惟
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侔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寰宇
肅清秉神武不殺之權生民永賴收豪傑於紛爭之日
施仁義於墊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不

克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惜無學識既靡竇融先
機之智又乏錢俶違事之宜見出井蛙計同穴兔揣罪
實由於此啓釁用非其人用揆愚蒙冒干天討顧閉關
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竊効子嬰之繫頸仰
瞻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及土地人民
以獻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拒
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火器衝
之象中矢還走反跡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

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而室家竝完皆無鬪志乃籍倉庫遣子納款友德許之翊日壽等率其屬詣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壬戌友德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戰友德擊斬之判官王柱華率軍民降夏七初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男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異之稱為韓

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上命禮部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具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授昇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八月庚子湯和遣周德興會傅友德攻克保寧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古今說海卷四